

<<曾經歲月系列>>

遠足

(Chinese Traditional Version)

-李偉宗-

〔寫於1965年，新竹〕

首刊於 1965年中央日報 (Central Daily News) 副刊

遠

足

·宗偉李·

那個晴朗的下午並沒有帶給我好的心情！我不想看書、不想打球、不想聽音樂、不想寫日記、不想睡覺……爲了打破心中的鬱悶，我決定到野外去走走。

他們兩個中學生跟著我；我們通過鐵道、田間的小徑和柏油馬路，走近一條小河。時值乾季，河裏無水；一個矮小粗黑的老農夫用鋤頭挖鬆河床上的土，播下些種子。

我們沒有什麼目的，隨興之所至亂走。過了一條小河，爬上植滿相思林的山坡，在坡頂俯視市區：近處的校舍，縱貫公路上的巴士，遠處機場上銀光閃閃的飛機，最遠處淡藍的海影，溫暖的午後春陽和浮雲點綴的藍天……輕爽的微風沁入已暢開的心靈和肉體。

見路就走，我們不知會走向何方。兩個工人在挖掘製磚瓦用的黏土。一位女農拉著一輛裝滿木柴的小車，吃力地向前緩行；我們幫她忙，推她的小車上一段小坡。一隻黃牛和他拉著的一輛似乎無主的木板車隆隆地駛來。車上我們身旁擦過時，我們才看見那位車主；他躺在車上睡大覺，嘴部有笑意，笠帽獨在一邊；誰知他老先生在做什麼荒唐的妙夢。

一座小廟孤立在路旁，廟裏供奉著神像且放著幾爐香灰。「這裏面住著一位土地神呢！」「本方土地出來！」從土地神想起那兩個黃梅調的「七仙女」中的仙女下凡，並想起前仙女的方盈和江青。「江青比較漂亮！」「方盈才美呢！她實在够稱玉女。」「算了！算了！各人的審美觀點不同。」「喂！你敢進去把骨灰罐子掀開嗎？」「荒唐！」「走！繼續前進！」

綠草坡上有幾隻公母雞在徜徉。兩隻公雞在鬥，冠頂得更紅；旁邊那隻引起兩男相鬥的母雞在專心覓食，似乎不太關心那場決鬥。另一處草上，兩隻溫馴的母雞服服貼貼地跟著一隻傲然不可一世的公雞。「你們肚子餓不餓？」「誰身上有削鉛筆刀？」「有沒帶火柴？」當然，這些只是玩笑話。經過

一條乾涸的山溪，我們看到幾隻鴨子；牠們排成隊搖搖擺擺地沿河床朝高處「步行」而去。我那刻才頓悟何謂「旱鴨子」及「扭扭」的來源。

很累，真想立刻回家躺到床上睡覺。我們於不知覺間已走過的路實在長得令人不敢回頭，並且也忘了是怎麼走來的。在四面環山的困境裏熬了一段時間後，我們到達一處豁然開朗的境地。在這兒，眼界寬廣多了，可見落日及原野上一幅蒼茫豪野的氣象。

在一段廣大的斜坡上，三個農人在工作。他們把那片山中的斜坡闢成一階階的梯田，並把從坡底井裏提起的水灌在坡上鬆過的土壤裏。一長兩少，他們像是一個家庭中的父與子。

他們耐心地、安靜地把土鋤鬆，把水澆在鬆過的土上……在四野的寧靜中聽著那規律的、緩慢的鋤地聲，我站在山坡的上端向下望著他們。我不能自禁地替他們感到一股難抑的孤寂和荒涼。他們竟能從少到長生活在這山上，天天走同樣的小徑、看同樣的草木、聽同樣的鳥聲、做同樣的工作；多年來，他們一直這樣活著，似乎沒有厭倦。我慚愧於自己的不能過這樣的生活。我喜歡多變和多彩，喜歡強韌的肌肉和柔美的朱唇；我歡喜去很多地方、認識很多男人和女人；我歡喜聽他們或她們講述平凡或特殊的人生經驗；我歡喜科學對理智的鍛鍊、文學和音樂對情感的陶冶，也歡喜娛樂對感官的刺激。

我喜歡忙碌的工作和無憂的清閒；我喜歡女孩子和男孩子的溫柔、豪爽和幽默，歡喜聽英雄美人的傳奇故事……；我無法使自己不喜歡這些——我嚮往一個有血有汗、有笑有哭、有苦有甜及有失敗有成功的人生。也許我年老時會有不同的想法，但誰能預知將來的事呢？那單調的、孤寂的鋤地聲仍在響著，似乎從遠古一直持續到此刻……。

沿著盤旋曲折的山路，我們在漸晚的天色中繼續前行；不知身在何處，也不知所正走的路會帶我們到何方。達到交叉路口，我們憑到那的念頭決定走向。迷途的我們急欲尋找一條回家的路。

走在一片竹林的邊緣，我們聽見不遠處傳來收音機的聲音。附近必有住家，朝音源摸去或能自山居者的口中問得回市區的路。站在一條山溪的崖岸；對岸林中傳來的音樂聲清晰可聞，但不見房舍。下面是深深的無水山澗；通過這道小谷才能抵達彼岸。見不著橋的影子，我們需想法子過去。像像遭遇一個科學上的問題，有了些苗頭，却又不能立刻解決。三人分頭探索的結果，終於把問題解決——從一處坡度較緩的斜坡下到乾涸的河床上，再從對岸另一處較不陡峭的斜坡爬上對岸。那山林中農舍的出現帶給我喜悅。收音機正播送著城裡電台的節目。在我的有禮的詢問下，那老農婦用生硬的國語和結實的租手指點我們該走的路。

經過另一處較空曠的山居，我們看見並聽見鷄鴨、貓狗和羊豬。在空地上散著國語並玩著跳地遊戲的農家小孩子們好奇地望著我們。他們說的國語使我生出親切感，並使我體會到國民教育的深入和價值。通過農舍的盡端，我聽見自一間廂房窗裡傳出的切菜聲——那必是一位農家的主婦，正為她公婆、丈夫和子女準備晚餐。望著小煙囪上冒著的裊裊的炊煙，我覺得肚子餓了。

我們從黑暗的山路摸索到有路燈照明的公路；這路把我們帶回市區。雖然累，原先的鬱悶畢竟消失了。無論如何，母親的佳餚和我的小屋裏的床在等待著我呢！